

洪湖苏区的经济振兴

罗 昌 宏

洪湖县是我国著名的湘鄂西苏区的中心地带,洪湖县总面积为二千三百七十六平方公里,其中耕地一百一十万亩,水面一百余万亩,林木十七万亩。现有人口七十四万,其中农民六十四万。

洪湖县内水泊连绵、土地肥沃,是发展农业和渔业生产的好地方。解放前,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摧残,使洪湖的经济建设受到了严重破坏,加上洪涝为患,生产发展十分缓慢。到一九四九年,人均工农业产值只有49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20余元,人民生活处于饥寒交迫之中。

现在,洪湖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百里湖区欣欣向荣,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乡镇企业突飞猛进,人民生活安康富足。一九八五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八亿元,比一九四九年增加了五十三倍;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四百五十元,比一九四九年增加了二十一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百分之十二点五。

洪湖经济为什么腾飞?他们的经验对于其它老区有何参考价值呢?

一、自力更生、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当地的资源优势,改变老区贫穷面貌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九日)指出:“过去国家为解决这类地区的困难,花了不少钱,但收效甚微。原因在于政策上未能完全从实际出发,将国家扶持的资金重点用于因地制宜发展生产,而是相当一部分被分散使用,挪用或单位用于救济。为此,必须认真总结经验,明确改变贫困地区面貌的根本途径是依靠当地人民的力量,按照本地的特点,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充分利用当地的资源,发展商品生产,增强本地区的内部活力。”

这段话的中心思想是“自力更生、因地制宜”,二者缺一不可。有了自力更生的精神,又有了因地制宜的方针,就可以充分利用当地的资源,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在这方面,洪湖苏区和我国大多数老区一样,曾经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

洪湖人民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在革命战争年代里,洪湖人民依靠自力更生精神,战胜了敌人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养育了中国工农红军的一支主力部队,为中国革命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全国解放后,洪湖人民又依靠自己的力量,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彻底改变了“十年九涝”的历史面貌。

但是,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尤其是十年内乱期间,洪湖县在农业生产方面,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大搞围湖造田,使得洪湖的自然优势没有发挥,粮食虽然增产了,棉花却长期徘徊不前,油料等多种经营几乎被挤掉了,出现了百里湖区吃鱼难的局面。由于违背了自然

规律和经济规律，所以虽然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但经济效益不高，使集体经济和群众收入受到了影响。一九七八年同一九六六年相比，农业总收入仅增加百分之二十八点五，而生产费用却增加两倍多，公共积累下降百分之二十七点三，社员分配下降百分之十六点六七。一九七八年，超支户达二万三千多户，超支金额四百多万元。

失误和挫折使洪湖人民认识到，要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仅有苦干精神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当地的自然优势，才能使经济建设得到迅速发展。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洪湖县靠着百里洪湖，就要大力发展以水产为主的多种经营，把水土资源优势变成乡土产品优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洪湖县按照“宜农则农、宜渔则渔、宜林则林、宜牧则牧”的原则，调整大农业的内部结构，并放宽政策，鼓舞农民承包荒水、荒地、荒滩，使全县农业生产出现了空前活跃的局面，涌现了许多由穷变富的先进典型。

地处洪湖之滨的汉河区白云乡麻田村，在“以粮为纲，全面插秧”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曾围湖造田，弃渔种粮。但低湖田种粮，常常渍涝成灾，颗粒无收，即使是风调雨顺，生产的粮食也不够吃。一九八〇年以来，他们退田还湖，围湖养鱼，鱼农分业，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到一九八四年，麻田村年产鲜鱼三十二万六千斤，鱼种五万四千斤，创产值三十二万元，在全村总产值中占百分之八十。人平纯收入达到六百一十二元，比一九八〇年增长五点五倍。

龙口区双湖村农民张自全承包了大沙湖农场多年来得不偿失的四百一十亩低产稻田，采用先进技术种植湘莲，莲子平均亩产达一百六十斤，仅此一项就创产值十一万元。支付雇工工资和其它开支后，张自全一年纯收入达七千多元。

在“宜农则农”的地方，种田能手大显身手。石码头区四屋门村农民胡兴良，一九八四年承包荒地一百三十亩，产粮十万八千九百斤，向国家提供商品粮九万六千斤，纯收入一万三千多元。

由于方针正确、政策对路、布局合理，洪湖县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发展，粮、棉、油、鱼、猪五项指标连年增长。一九八五年与一九八〇年相比，粮食增产百分之四十八，棉花增产百分之一百一十三，油料增产十倍，猪出栏头数增长百分之四十，鱼增产百分之二百三十六，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百分之一百一十七。一九八五年，全国粮食减产五百亿斤，洪湖县虽然遭受严重旱灾，但粮食仍然稳定增产，总产达九亿斤，向国家交售余粮三亿斤。

洪湖县的经验告诉我们，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治穷致富的灵丹妙药。反之，如果伸手向上，单纯依靠国家支援，靠“输血”过日子，或者虽有苦干精神，但缺乏科学的态度和方法，那也只能守着“金山”受穷，看着“银碗”吃苦，永远也不能摆脱贫穷的困境。

二、外引内联、开发利用，发展乡镇企业，促使经济腾飞

洪湖县石码头区有个洪林村，过去是个出名的穷地方，一九七〇年劳动日值只有一角五分钱，全村欠国家贷款八万多元，农民欠集体六万多元，缺口粮五万多斤。因为穷，有三十个男子汉找不到对象，二十七户村民外迁谋生。一九七九年，国家决定在洪林征地建棉纺厂，消息传开后，有人主张要高价，有人争着要进工厂。村党支部书记叶昌保却在群众大会上说：“拿土地敲国家竹杠，不是我们农民的志气。钱要得再多，用完了怎么办？让年轻人进工厂，留下老弱病残怎么办？我们一不要高价，二不要招工指标，三不吃招待，只要求大工厂帮我们办个小工厂，工厂办好了，大家不都端上了金饭碗吗？”叶昌保的话赢得了全村的支持，征地

单位被洪林村的高尚风格所感动。他们帮助洪林村办起了织布厂，对农民进行传帮带。五年之后，洪林村像滚雪球一样，办起了二十家企业，纺织、服装、建筑、食品、家具、熔炼等行业应有尽有，产品销往国内外。全村百分之九十的劳动力当了工人。一九八五年，这个只有千把人的小村子，工农业总产值达到七百万元，人均纯收入一千一百元。洪林村率先跨入了小康社会，家家有楼房，家家有电视，家家都是万元户。

与洪林村仅一河之隔的新旗村，从洪林由贫变富之中受到了启示，决心学洪林，走工业致富之路。要办工业，必须掌握适销对路的产品。他们走出去，了解到土产公司苧麻积压，但外贸市场麻球走俏，于是办起了麻球厂。一九八三年九月，麻球厂建成投产，到年底产值达四十七万元，但财务亏损三万八千元。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村干部认识到：“管理要跟上，技术要跟上，井底之蛙不行，必须再到外面去转转。”他们到上海、广州、深圳参观学习，大开眼界。回来后进行了改革和整顿，产品质量达到了出口标准，远销日本、西欧和东南亚。一九八四年，产值与利润同步增长，实现利润四十八万元。这年，全村总产值四百七十万元，是一九八〇年的八倍，其中工业产值三百八十六万元，占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一，人平纯收入六百元。

许多象洪林村、新旗村这样的典型经验，使洪湖人民认识到，充分挖掘当地资源，生产出各种土特产品，这只能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要使农民富裕起来，还必须发展乡镇企业，对初级产品进行深加工和精加工，把产品优势变成商品优势，把商品优势变成为经济优势。

在现代社会，商品经济日益繁荣，科学技术高度发达，市场行情千变万化，横向联系越来越多。而革命老根据地偏僻农村，交通闭塞、信息不灵、思想守旧，要发展乡镇企业，就必须敞开门户，接受新思想和新技术，参加社会联合和市场竞争。洪湖县经过几年摸索，总结了一套外引内联、开发利用，发展乡镇企业的经验。

1. 引进，即从国外和外地引进资金、技术、设备和人才。一九八四年，洪湖县共引进资金一千二百多万元，技术一百六十一项，设备二百六十多台(套)。现在，洪湖县与全国的三十五个大中城市、三百多个企业建立了经济技术联系，在外地建立了二十多个信息窗口，有二千多信息员遍布全国。引进促进了生产，例如，新堤绣品厂过去主要靠手工操作，生产效率较低，产值在二百万元左右徘徊了十年。一九八四年底，从台湾引进了织锦机，生产柔姿衫出口，生产效率大提高，一九八五年该厂产值达到一千万元。不仅如此，洪湖人民在引进的同时，把眼光转向了世界市场，既从全世界吸取技术设备为我所有，又把自己的产品打向全世界。一九八四年初春，信息员得知东南亚雨季将延长，对尼龙缩折伞需求量较大，便立即组织设计生产，全县共出口尼龙伞三万多打，价值二百八十万元。现在，洪湖县的出口商品有轻工、工艺、机械、纺织、丝绸、食品、土产、畜产和医药类一百二十三个。一九八五年，洪湖县外贸出口总值五千多万元，在湖北省名列第一，被国家对外经济贸易部评为全国外贸工作先进单位。

2. 联合，即上联大中城市，下联广大农村，建立以产品为龙头，以企业为骨干，以农民为龙尾的松散型的经济联合体。他们对上联合的方法主要有三种：一是与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挂钩，引进新技术、新成果；二是找大厂作靠山，争取国营大厂在管理、技术、设备、资金等方面的支持；三是与主管业务部门联合经营，找销售出路和原材料。对下联合的方法主要也有三种：一是与镇郊农村联合办厂；二是向乡镇企业扩散产品；三是大量招收农村剩余劳动力。这种松散型的经济联合体，加强了大中城市与乡镇、乡镇与农村、企业与农民、科研与生产、生产与销售等方面的横向经济联系，使得各自扬长避短，各显其能。

3. 开发和利用,即利用本地资源、技术、设备和人才优势,不断开发新产品,满足市场需求,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洪湖水鸭成群,他们利用这一优势,生产的水鸭精滋补品和羽绒服,在国际市场上享有盛名;洪湖盛产蚌,他们利用蚌壳办起了工艺美术厂,贝雕画“孔雀开屏”作为艺术珍品陈列在联合国大厦,贝雕“白云黄鹤”工艺灯荣获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贝雕画负离子发生器又被评为部优产品;洪湖鱼、肉、禽类丰富,他们又办起了罐头厂;洪湖县元件厂与省电工局联营,微型电机的年产量从五百万支增至两千万支,使洪湖县城成为全国少有的“微型马达”城……。

洪湖县的干部和群众思想解放,勇于开拓,乡镇企业在近几年内获得大发展,工业总产值连年上升。一九八五年全县工业总产值达四亿元,比一九八〇年的一点四亿元,增加了一点八六倍。乡镇企业的发展为农业提供了资金,吸收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使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又促进了农业的发展,这正是近几年来洪湖县的工农业生产协调发展,经济繁荣走在全国前列的重要原因。

三、能否振兴老区经济的关键是人才

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Schulte)因为创立了《贫穷经济学》而荣获一九七九年诺贝尔经济奖,他在著名的诺贝尔演说中指出:“在改善穷人福利的过程中,提高生产的决定因素并非空间、能源和耕地,而是人口素质的提高。”他用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名言结束了自己的演说:“知识是生产的最有力的发动机,它使我们能够去降服自然,并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①

西奥多·舒尔茨教授的论断是针对世界上所有的穷国而言的,对于我们同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二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用人才”。由此可见,无论是西方的经济学家,还是东方的革命领袖,都认为人才是决定事业兴衰的关键。

在革命战争年代里,老区有数以万计的先烈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些人都是有胆有识的一代英才;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参军,后来他们中的大部分成了我国各条战线的领导骨干。全国解放后,老区又有许多人参军、升学、被招工招干。这样,与城市相比,与发达地区相比,老区更缺乏人才,而且越缺乏人才越是贫穷,越是贫穷人才越容易外流,如此往返形成了恶性循环。因此,“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老区就显得更为重要。洪湖县在起用人才、引进人才和培养人才方面也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只有起用人才,才能充分发挥现有人才的作用,防止人才外流,并吸引更多的人才参加老区经济建设。洪湖县共有干部九千五百多名,其中有大学、中专学历的四千二百多名。经过调整领导班子,有七百八十人进入了各级领导班子,其中担任县级干部的十七人,区级干部九十九人。没有大学学历的干部,通过长期工作实践和刻苦自学,也掌握了丰富的理论知识和专业知识。各级领导对科技人员都十分关心,为他们提供项目、资金、设备等条件,使他们人尽其才,为建设洪湖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洪湖县现有科技人员四千七百多人,共成立了四个研究所,五个服务中心,工厂共有三百个设计室,同全国二十八个省市、五百多个地县建立了科技交流,近年来,有五个项目在全国和湖北省获奖。知识分子在洪湖受到尊重,他们在这里工作安心,感到有用武之地。县水产科学研究所工程师李恒德毕业于四川大学生物系,献身洪湖已有二十多年。一九八五年,他在洪湖主持成立了湖北省第一家人工繁殖孵化场,成功地育出了三十三点五斤蟹苗,填补了我国人工淡水育蟹苗的一项空白。俗话说:“一斤苗,千斤蟹”,这项科研的成功,将给洪湖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有一所大学聘请李恒德担任副教授,

但他却表示愿为洪湖献出一切。洪湖对于有识之士就有这样强的吸引力。

引进人才是促进人才流动、解决人才不足的一条重要途径。洪湖县仅一九八四年就从外地引进人才一百八十一人，其中工程师十一人。新堤镇设立了人才奖，凡推荐一名人才，发奖金二百至五百元。由于该镇真诚招贤，几年来帮助工作的外地人才有七十多人，其中安家落户的有三十人。镇针织厂于一九八二年买回了八台经济效益高的径编机，但这种设备要求工艺水平和保养水平高，本县没有这样的人才。他们便从湖北省蒲纺总厂请来了两名科技人员，连他们的家属也接来了，仅两个月，就使这些机器正常运转。镇棉织厂决定转产织锦缎，但是技术力量跟不上，他们从杭州请来了八级技术工童永森和他的妻子，使该厂的织锦缎打入了国际市场。

发展教育、培养人才，提高人口素质，这是使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大计。洪湖县的各级领导有这种百年树人的战略眼光，全县办了六百六十四所学校，在校学生十七万余人。除了一般中小学和中专师范外，洪湖办了十所职业中学。从县委和政府机关，到各大小企业，还都分别采用请进来、派出去的办法，对职工进行培训和提高。仅一九八五年，洪湖县就拿出二十二万元作为成人高等教育经费，有四百多人在全国各地的大专院校学习。洪湖县大办教育，培养人才，使我们看到了这个县美好的未来，在那些素质良好的新一代手中，洪湖一定会变得更加美丽。

洪湖的经济振兴固然有客观的自然因素，对于其它地区不能一概而论，但是洪湖人民自力更生的精神、因地制宜的方针、引进联合的策略、尊重人才的气概，却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正如国际友人路易·艾黎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五日重游洪湖时所写的那样：“一座金碧辉煌的纪念馆，展出了一部伟大的历史史诗和它所创造出的洪湖精神。这种精神依然存在，而且将在人类美好生活的伟大事业中起着积极作用。千百万游览长江风光的旅行家们前来参观纪念馆，在这里他们将得到他们所要了解的一切。”②

注释：

① 《科技导报》一九八五年第三期，《贫穷经济学》——一九七九年诺贝尔演说。

② 抄自湘鄂西苏区革命烈士纪念馆。